八編類纂

左編

人類

列女傳

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愼女也武氏專政紀王以非罪徙死主號慟嘔血旣免喪柴毀絕膏沐二十年中宗復辟上書訟王寃得雪陪塟昭陵主疾已危假泣謂子曰寃結獲申吾下見先王瞑矣言訖卒

和政主者肅宗女也母章敬太后生三歲而章敬崩韋妃養焉嫁柳潭祿山陷京師姊寧國公主方嫠居

出走主棄三子斥馬載與潭徒步日百里以從潭躬薪水主躬爨以養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前貴幸時主泊如不干及是必撫其子如子玄宗在蜀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諭之降不聽下潭擊之主教苦以授潭殊死搏賊獲之肅宗有疾主侍湯藥勤甚賜之田以他女弟未有賜固讓不受阿布思之妻沒入隸掖廷帝內宴使衣綠衣爲倡戲主進曰布思誠爲逆妻有罪不容近至尊誠無罪當念之不可與群倡伍以得免代宗初立賦利病以聞天子鄉納吐蕃犯京師王出下次商於遇羣盜諭以禍福皆稽顙

爲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之一無受親紉補裳衣勑諸子不服紈綺安焉廣德初吐蕃再入寇主姙子請入省陳備禦策潭止毋徃主曰君獨無兄乎見內殿入對良久翌日免乳薨

漢陽主名暢德宗女孫也戚里爭爲奢主矜守儉約常用鐵簪畫壁記出納嘗入宮文宗問姑所服何法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主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敢少變元和後數用兵悉以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猶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羣下誰敢不儆應帝悦

詔宮人覩主衣廣狹爲製諭戚里式焉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邽士族也靈龜出爲哀王後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之甚謹凡珍膳非獻不先嘗後靈龜薨將塟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䰟魯嘗何託乎備禮合塟之自是屏粉澤不復御以終

房相國玄齡妻盧氏佚其世相相國微時嘗疾病胃然歎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當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復有他志者覩此矣相國爲太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敬偕老

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爲黃門侍郎、奏離婚煬帝聽之、德武與裴訣曰燕婉甫爾、遽此分離長訣矣裴泣對曰婦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貳乎、因操刀欲割耳自誓武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沐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問斷絕、矩欲奪其志、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夫婦如初、時皖城公張儉女至孝、生三歲輒能省顏色如成人、長愈恭順聞儉卒

一懲而絕詔以事付史官

崔繪妻盧氏鸞臺侍郎獻女也夫早喪執義家欲嫁不許有女兄適工侍郎李思冲而卒思冲方貴顯表求爲繼室武后聽之盧出自竇糞穢塗其面以走還崔氏斷髮矢不奪思冲以聞武后命爲浮丘尼以終

崔玄暐母盧氏博陵安平人時嘗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言凡子姓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盈衍裘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務財賄奉其親其親不究所從來而悅之令出祿廩乎善矣如不然於盜禦何異吏不

能忠清不內愧天地乎汝必識之故玄暐所至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爲天官侍郎遷文昌左丞令史至相慶已與反正多忠母之教也

崔夫人唐氏山南節度珙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事之孝謹且櫛縰笄總拜階下畢卽登堂乳其姑以爲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疾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聞者感動後山南昆弟子孫果殷盛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兄嫂也榮陽人爲昌黎韓會妻愈生失怙恃嫂念寒而衣念饑而飡愈未亂從兄

官秦州、兄坐謗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幼孤滿前
不能歸、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葬春秋霜露歲薦享
韓氏祖考如夫存遭時艱避地江南撫其子指愈而
泣曰、韓氏兩世、惟此耳、流涕滂若不自勝、誨導愈易
之成本退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絕
而後蘇、服之朞嫂之服朞也自退之始也叔之不爲
服、以遠嫌也辟而下天、嫂服之成、雖嫂也實母也何
嫌之有焉古於禮者之禮也而愈有乳母李徐州人
始入韓氏、乳其子、終不忍棄去、遂老於韓、愈事之如
母厚道也夫

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鎮妻孫宗元子厚母也七歲通毛詩列女傳歸御史諸伯叔母若姑姊妹若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具迎以來盧承事惟謹歲惡食不足而食其孤有幼者恒充也諸姑有歸者有廢寢食爲裝齋侍御官英中宗元生四歲家無書盧親授古賦十四首諷傳之以詩禮圖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爲賢婦侍御將殁塟其父母而殁不克塟盧痛之宗元爲禮官命之曰汝忘而父所欲褁者大事乎吾冡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爲是故也會宗元以譴謫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于罰今將大儆于其

後。明者不悼往事。毋徒戚戚爲也。敬懼而已。已竟卒耳。

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臯女也。嚴肅儉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啟齒。斥綾羅錦繡不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嘗自粉苦參黃蓮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李畬母者。御史畬母也。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槩之三斛而羸一。問羸何也。吏曰。御史米。故不槩。問。車庸錢幾何。曰。御史車。故不請傭錢。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

也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爲王世充所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蘭英哀之請得髠鉗爲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餓死者籍籍蘭英身啖土噉水茹草木自活而行丐食飼師仁竟生之居無何詐爲樵採竊仁師間關歸京師高祖嘉其義封永壽鄉君

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爲臨城丞歸喪明貧無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矣念父甚請歸侍其父寂聽之既歸養勤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

年父沒毀不勝器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寒不綿纊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女居母喪如母詔表世孝門太宗時有絳州人衛孝女無忌者方六歲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改適欲報讐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自詣吏請死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徙雍州賜田宅命州縣禮嫁之高宗時鄜城有賈女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獨有弟孝女不肯嫁撫育之弟强仁少長孝女敎令伺玄基殺之自詣吏請死詔并免徙洛陽武后時汴女李少失父能哀少長

毋欲嫁之斷髮誓終養及喪毋號毀幾斃家無丈夫自營塋具州里欽其孝送塋者至千人塋畢盧于墓蓬跣負土成園塋詔表門

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常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入其家家人屏竄惟姑老在室不能去盧冒白刃立姑側擁抱姑不去爲賊所捶擊幾斃姑以全

盧懷清妻徐氏淄州人懷清仕爲校書郎坐僚婿得罪貶播州徐不得從糲食攻苦斥膏飾弗御會大赦懷清當還徐往迓而夫死中道二髯奴劫污之徐數

其罪、不敢遏、獨刼其貲去、徐徒步走播州、足流血、竟以夫幂還葬汴、刺史齊澣高其行、頌而詩之、

賈直言妻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冲、以待詔得罪、詔使徃鴆之、直言紿使者、曰藥死、當謝四方神祇、父起拜直言急、取鴆自飲曰願代父死、使者眙愕、奏以聞代宗聞而憐之、覭焉、直言毒潰足而出、復不死、乃貸父死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死不可期、汝少、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荅、退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

奇節

饒娥者饒州樂平人字瓊眞世漁鄱水上娥淵懿靜專雖小戶未嘗出遊冶勤絺葛共女事鄉閭敬焉娥父漁而醉風卒起不能舟溺死不得屍娥聞父死走水上哭三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死明日父屍出雷震致魚浮死者數萬塞川下鄱人悲歎以爲神奇共會錢葬之鄱水西琢石立碑表焉

樊彥琛妻魏氏揚州人溫惠知音彥琛病且死請從彥琛曰死生常道從死非吾志也養諸孤可矣會徐敬業亂陷軍中令鼓箏魏引刀斬其指賊以刃擬之

魏曰速死吾志也乃遂死有符鳳者以罪徙南海爲賊所剽殺妻王英自沈死趙州刺史高叡爲默啜所攻州陷妻秦與俱執默啜以美官誘之降叡目秦秦曰賊官何足榮皆瞑目死末泰中天奉盜作二女竇氏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賊迹得之驅以行臨絕壑數百尺其妹曰吾義不受辱投崖死盜方驚駭姊繼之自投盜舍之去官爲斂瘞詔表門梁宋盜作衙令李瀾諭降賊數千人刺史襲擊之以爲功賊大恚執瀾及其弟欲殺之兄弟爭代死瀾女李亦請代遂俱死王信妻裴氏見俘罵賊死鄉

待徵妻薄氏待徵官江陰爲賊得語其媼使報待徵曰若行矣我義不辱當必死於水賊去得其屍水中吳元濟反用牙將董昌齡守郾城而質其母楊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效順是榮母也昌齡乃舉城降元濟囚楊欲殺之會蔡平而免詔封北平郡太君蔡人有李湍者亦自拔歸河陽賊怒縛其妻磔之妻且死猶號其夫曰善事烏大夫烏大夫者河南節度使重胤也朱克融亂幽州并韋雍爲賊執將殺之妻大呼願前死刑者斷其臂神色晏然俱遇害董昌齡爲招討治無狀錄事參軍衞方厚數爭事不

得伴放昌齡閉其棺殪之方厚妻程自刵詣闕下陳冤事得白封武昌安縣君甫賊陷齊兗毋金不從亂自田而食紡而衣終身不食逆子之食事聞賜兩丁侍養歲州縣存問終其身劉從諫之逆也張谷以窮遊佐其幕歌兒李新聲者內憂之乘間勸谷為反正不宜顧一飯恩自汙谷不能決新聲縊而谷竟及於難

高愍女者穎川刺史高彥昭女也名妹妹建中初河北盜李納質妹妹與其母兄使彥昭守濮陽彥昭以城自歸納恚將殺之時妹妹方七歲母為之請為婢

以祈死許之妹妹不可曰生而辱不如死且母兄皆死兒何庸獨生將刑母兄皆拜四方妹妹曰我家爲忠就誅夷四方神祇居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哭再拜就死事聞下太常賜謚褒焉

先是孝女妙法者瀛州博野人安祿山反被俘徙泗州聞父死欲間道奔喪念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會父葬號踊啓視之既見棺舌舐其塵散髮拂治之結廬墓側手封樹事後母篤孝母卒刺血書母臂葬之已廬墓終身元和中徐州有王孝女者父兄以防秋死吐蕃孝女被髮徒跣服衰抵涇屯丐貸護喪

還葬之亦廬墓終身大中時琡有鄭孝女者父戰歿慶州母卒無兄弟即翦髮毀服走慶護喪還與母合葬廬墓下終身而廓陽鄉人楊豐朝出田爲虎噬女香甫十四走前搤虎頸救之父得免皆旌門

謝小娥者洪州人爲歷陽段居貞妻居歲餘居貞與謝父同行賈江東並爲賊所盜次小娥痛欲赴江自沈救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己者名離析其詞爲十字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徧訪莫得也至江州得焉則有名盜亡命者也於是小

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作因託傭蘭家日謹信自効儕保咸愛之雖蘭亦倚信諸蓋藏委焉小娥見父與夫服用物具在乃益信所夢出入者二期欲伺便一日蘭出剽還集羣偷來分贓共釃酒爲樂醉臥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儕保來捕賊遂禽春言之官得贓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死刺史張錫嘉其烈欲以聞覩察使不爲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同州軍亂逐節使河中令畢其者匿望仙里中妻竇從乃所仇家也夜半仇持刀脅令首必死之竇以身

蔽捍持賊袂中刀不解令得全王仙芝之亂攻汝州郟城尉李廷節執妻崔美欲污之訴賊死黃巢入長安校書郎殷保晦妻封絢敖女孫也居蘭陵爲賊得而美欲汙之詬叔萬端終不應已杖劍擬之封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竟不辱而死咸通末天子狩蒙難翰學士李拯從陷賊死妻盧伏尸哭行瑜逼妻之堅不可臨以兵不屈斷一臂不顧死畢師鐸之亂人掠賣竟食廣陵賈周迪與妻俱饑甚妻謂迪曰今度不兩全君有親在不可死願見賣以濟君迪不忍妻詣肆求售得數千錢付迪出城門不忍還詣肆妻

死矣迺大慟裹其骨歸塟焉

朱延壽者楊行密妻弟也與行密謀殺之事覺行密紿而召焉延壽妻王勸毋行不聽王曰君必行事未可期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僮僕闔門積薪已而捕騎至王焚府舍曰誓不為讐人辱赴火死五代時虢州司戸參軍王凝卒於官家貧獨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過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婦格之不留宿李顧天已暮不肯去牽其臂出之李仰天長慟曰為婦人臂為人所牽乎不可以臂故汚吾身即引斧斷其

儲見者環聚觀皆嗟泣開封尹聞之爲笞其主人予銀藥封瘡予齋資歸焉

宋魏國公主者太宗皇帝女也帝嘗發寶藏觀諸女令擇取主疑立無取也眞宗時歸駙馬都尉李遵勗父適生日主執婦禮謁上壽帝聞錫兼衣寶帶助焉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主親膳饗之嘗有盜入其第有司多所訊捕主恐其冤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錢募告者諷紏之乃果得眞盜情得復請貸遵勗守許州得暴疾主聞趣駕馳往視左右白法得報乃後行主不待報從五六人乃遂往帝聞命內侍督諸縣

遷兵衛焉、

馮夫人秦國公陳省華妻也。丞相堯叟、文惠公堯佐、節度使堯咨也。皆舉進士高等。堯咨守河南還。馮夫人問曰、汝典名藩、豈有異政乎。堯咨愬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過客與堯咨射無不讓堯咨能者、焉。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杖擊之金魚墮焉、

韓國夫人鄭、歐陽文忠公修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歷泗綿二州推官卒、生修、甫四歲、貧自力

於衣食、用勗修於學、授之書、嘗大雪夜、以荻擬地爐寒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修曰、而父爲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守耶。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舅姑、然而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而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始歸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肉、父必泣曰。昔吾常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其後常然。至終身未

嘗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夜秉燭視刑。要屢廢書而歎。問之曰。何歎曰死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矧求而可得乎。以其求而得而傷夫求而不得者。為可哀也。回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術者謂我歲在戌當死。使其言信。吾不及見兒之立也。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辛川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修感奮力於學。方貧賤時、治家儉、後修舉進士、稍顯矣。常不使過之、曰儉薄所以居患難也。既而修以直諫貶夷陵、則言笑自若、

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修李以忠正文學爲名賢相毋之教也累封越國太夫人卒

張待制昷之妻魯氏參政宗道女也其女爲申國呂正獻公夫人女更配其子則滎公希哲也魯夫人甚愛女而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於禮毋飲食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既歸呂祖祀之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司馬公光妻也宵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濯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

其類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賙親戚、未嘗吝、公爲小官時、夕遇盜、笥中衣盡亡、天向寒、無纊絮、頗嘆悒、郡君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其卒也誌其墓曰、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叙而存於家、使子孫女婦式焉、

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溪人、臨江生七子、長二人、元配徐出也、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婺婦異諸婦、處內外疎戚甚恩、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以窮來歸者、分衣食慼之、嫁三從孤女如己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己族、方困時、朝廷召其子安石官之、至

數十不起或曰盡璟請由法國有志吾何可強之也
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親勅勿言也安石有歸志
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義苟當去吾豈有不安哉
劉母者忠定公安世母也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
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兒爲不肖使待罪諫職儻受
命須明目張膽任言責脫觸忤者禍矣恐且爲母憂
上方以孝治天下以母老請可免也母曰不然諫官
爲天子耳目天下事得具言汝父平生願爲之不得
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固其誼也
何慚焉誠得罪無問地遠近吾誓從汝行不憚矣忠

定正色立朝屢九折不悔母教然也

張魏公浚母夫人計氏贈太師君悅妻綿州廣漢人也太師官華州卒時年二十五浚能言即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敢言不誑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條劃戒語數十端書之策授焉浚貴所爲有不當必變色示戒晚謫永州彗星見西方念已故都相位蒙主恩而時相檜誤國禍天下日甚欲力論時事又念母年高言之必致禍恐母不能堪內憂之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紹

聖初對方正策之辭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後意遂決書上竄封州母從之日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

楊秘閣萬里妻羅氏廬陵人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矣采祿土階如田舍處之怡然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下躬作粥召臧獲女使徧食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夫人老而親之無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天道所不布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圃中種苧躬紡績不懈

遷五羊得月俸以奉母母稱疾盡出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散之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女皆自乳曰餓人之子以其子吾不忍為也

吳母者進士賀母也賀與賓客語聞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笞之百所親解之曰臧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笞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而出言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自飭為名人

包總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拯子婦也總早亡惟一

稱見存撫夫婦意雀不能苛使左右嘗之雀蓬垢涕泣出堂下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滫瀡其養幸矣其敢汙家聲乎生爲包氏鬼誓無他也後稚見亦卒日呂自荊州來挾與歸欲嫁之曰喪夫守子子歿孰守雀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義不二也況舅沒姑老其何忍去母怒曰歿寧歿此不獨歸矣雀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而以屍還包氏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變也卒歸之包氏以節終

朱娥者越上虞朱回女也母早卒鞠于祖母里惡少

顏與其祖母競持刀來刺之、衆家驚走、娥時甫十歲、獨號呼前擁持手挽顏衣、大呼曰、救我母、殺媼、媼得脫走、娥竟死、僉稍令董　甦惡少、爲立像曹娥廟中、

張烈女者、江夏民婦也、里惡少持刀逼與亂、不可、被刺不殊、猶能走號呼其隣人而死、而分寧彭女從父入山行伐薪、父爲虎噬、女拔刀斫虎奪父還、詔皆賜粟帛、

開封博徒有婦朱、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夫、夫日與俠少博不省也、屢勸諫不聽、巳犯法徙武昌、父母念不可與長也、欲奪而嫁之、婦不可、夫濱行一夕自經死

匡則叔貝州閭趙學究女有殊色刼致欲妻之日壁
罵求死不得紿以必擇日禮聘乃許則歸之詣期焉
及期涕泣登輿已自經輿中靖康之難新鄭張晉卿
妻丁爲金將所得挾之鞍投地下者數四罵賊死建
炎初汝州王氏二婦爲金掠置舟中自沈漢江死和
州徐閎中女爲雒陽潰軍所得欲汙之罵投江死金
道三吳吳人吳永年妻及姊自沉死陷明州貢士鄭
覃爲虜得罵不屈躍水死妻董哭從死盜剽滕縣
女董美不屈死盜掠臨淮臨淮王宣邀妻避不可曰
婦不出閨閫遇賊死盜掠方城荊孝純妻師正言驟

子也罵賊死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廖身蔽姑逃之以身死龍泉李生妻梁不辱赴水死時世亂乏食盜掠人以食滁州丁國賓爲盜掠將烹之妻泣請代賊釋夫而就烹樂平王袤妻趙亦身就死盜寇儀眞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與姑及二女出逃難姑素羸榮扶掖不忍去爲賊得欲汚之不可殺其女刼之不可罵賊死紹興盜作南雄李科妻謝眞陽吳琪妻譚皆不屈死臨川余端友妻陳爲盜得汙之不可罵賊死燕湖詹氏女父授經里中老而貧女事之謹遇盜賜自屈免其父免其兄一躍入水死

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親黨有婚會母趣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罷會楊氏還則乙死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張文饒恐人也億楊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苛劫之楊言與女同謀實無他逮女訊詞不更乃掘地爲坎縛母子其中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死已矣願一見母而死既見謂母曰母柰何受此汚辱必母自汙吾今死將訴冤於天言訖絶於是石泉地大震者三日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震勘官李志寧乃震恐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若有

猿陰其肩驚竊呼吏卒索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殺人者袁雄乎忽門卒報張氏饋食人袁大進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雄歸殺之楊乃免時女死纔數日郡樹所居曰孝感坊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貧事姑孝盜焚剽里舍遠近逃避姑篤疾不能去侯守視姑側終不去盜挺之仆幾絕賊退蘇見道旁一篋發之金珠也族婦以爲已物攘之分其一謝侯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終不可竟貧餓終身焉

林女永春人笄未婚紹定中寇犯永春女入山避之
猝遇寇度不得脫紿之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
甫入門大呼曰吾欲死於家耳不辱也遂遇害
董八娜鄞人虎銜其太母女手拽虎尾以身代虎釋
其太母銜女去守建祠祀之
曾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寇破寧
化將樂令令士豪各為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
糧多殺獲賊糾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黃牛山
傷自為砦以居一日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怒召
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

等必用命脅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貲籍之衆感奮晏自執桴鼓使諸舺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鄉鄰人挈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佽之於是聚衆日廣與其豪析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練訓之有急互掎角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稚數萬計知南劒州陳韡遺金帛獎之名其砦曰萬安晏悉散給其下又分五砦入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開慶初元兵陷岳陽巴陵韓女甫十八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

蘋蘩一朝罹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元將撫州臨川王婦梁嫁才數月與夫約不辱已被執軍帥欲汙之紿之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并與一矢却後兵已卽之婦度夫去遠罵賊死德祐中元兵入浙東臨海上婦執舅姑夫皆死迫納之婦號慟欲自殺不得乃陽謂帥曰吾舅姑與夫死而不爲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君焉用之願得爲之衰期而聽命許之師還行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嚙指出血書山石南望哭投

厓死血漬入石化爲石天陰雨墳起如始書元至正中郡守爲立祠嶺上易名淸風嶺元伐永新譚婦抱嬰兒隨同舅姑走縣學文廟中將虜至殺其舅姑執婦欲汚之不可脇以刃趙駡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從吾舅姑死耳豈願生哉遂遇害血漬於文廟兩楹間八甎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焉影在地見者神竦髮立或磨以沙石終不滅煅以熾炭狀益顯如新景定中盜破進賢吳中孚妻王自沉死元阿木破銀樹堪得運使趙淮使諸揚州招制置使李庭芝降淮佯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制使男兒死

節死耳毋降也阿木怒殺之棄其尸江濱淮妾俘軍中盡解其衣裝胳枝請贖尸得之焚骨置缶中操小舟赴急流仰天慟抱與俱沈死

福建招撫使劉仝子倡義抗元死有司執其妻林勸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以忠義報國何謂反事不成天也豈頗辱哉汝知去歲有血書壁義不降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死且求治汝於地下何以生爲遂遇害兄謂林空齋也乃郝節娥嘉興人出娼族不樂乞爲良不得母與少年期因叢祠具酒逼之挽捽與食飲嘔噦滿地歸陽渴求飲赴水死而毛惜者耻

事畔臣不屈、夠鳴呼謂天性不貞哉

麗水二賢母者、林術妻周、術子鄉貢士江婦徐也、周知書奉道法夫卒、奉姑謹供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竄澤中、冦追射江、弃見走、夠周婦姑避地東山聞變扶朕入間行往迹之、又遇盜、將周既老矣、盜麾之去、而迫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生也、凋事神謹默禱神而冦忽目眩若見有負裝橐行者急持戟趣敎之得脫去自嬖灌莽中盜去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怫弗啼也朕急

呼曰兒在矣兒在矣亟抱以去兵退迹江尸得焉而家燬僦舍以居瓦鐙敗帷婦姑相爲命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謊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此兒吾何忍棄之天未降割林氏兒幸成異日持酒酹林氏先塚姑之慶也吾之願也即死瞑矣兒幼多病母太母日夜保護之稍長自刻篤於學鄉先生潘架閣綉奇之欲女女焉問二女長辭曰林生微而貧父女曰惟命遂妻之荊釵練裳提甕出汲忘其家之富饒也奉二母孝徐晚娶末疾不能行潘晝夜扶掖疾嘗刲股肉雜淖糜以進後定老舉元延祐進士爲秘

書丞追贈父母如其官則前所棄兒也子孫多累進
上至大官徐壽六十有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十
有一
崔烈婦者周朮忽妻也從朮忽官平陽金拔城下令
官屬妻子匿者死自首者出之時朮忽以使事在上
黨崔即抱幼子親自言將　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
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乎辱也予吏金請書之紙
吏曰軍令也不敢令崔自援袖懸筆書出焉既出將
命追之伏土窖中三日乃得免未幾朮忽卒崔年
二十九誓不更嫁斥麗飾服布蔬食有權貴求娶自

毀面絕之治家教子具有法後四十年乃卒

郭三妻楊東平須城人三從軍襄陽楊留事舅姑以孝聞夫死戍毋欲奪嫁之不許久之夫柩還舅念婦年少終改適不欲壯子鰥處地下求里人女骨合瘞之楊悲憤不食自經死與夫合葬焉

李女者建寧浦城人父無子母卒毀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奉父母甘旨畢具父嘗以許邑人鄭全未嫁鄭武豪陳良强委禽焉女斷髮求死卒歸全事舅姑有道全沒悲哀不食數月死

齊開妻劉河南人開應募為千夫長戰死澤潞開劉

貧無依不再適勢家强婚之劉紿之曰吾三月三日
有心願償畢從汝矣是日詣天寧寺浮圖絕嶺仰天
慟哭自墮死
照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夫病篤執王手以妾所生子
為囑而卒王蓬垢廬墓側以妾子置左右飲食煦嫗
之終喪子復死親戚攜酒饌祭墓上方行酒王自經
樹上死同鄉費隱妻王亦自經從死焉
鄧水監木虎妻茅坐事家籍錄豪家欲妻之茅以女
子三人稱相連結晝夜倚抱哭形貌銷毀竟不屈託
永明尼寺以居憂憤卒紹興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歿

斷髮誓不寡事姑孝姑病風失明聞人手滌涸蟣蝨
蝨舐其目目爲復明姑卒與子親負土終塟之
袁氏三節者涇陽袁天祐之王母母及妻也天祐王
父及父皆歿戍王母楊母焦皆守義天祐亦從軍歿
妻焦尤少亦守義以終澤州三節者張興祖妻其王
母若母也興祖卒或諷王改嫁婦泣曰妾王母母並
以貞操聞妾而有他志是忘夫而辱先人也忘夫不
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有歿不爲也嫠居三十年
卒舅姑生事歿塟無違禮具得旌霍氏二節者郿人
霍耀卿顯卿兄弟妻也耀卿卒妻尹守義不改適顯

朔繼卒妻楊氏與姒俱修婦道事姑二十餘年而歿
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以節孝見褒內黃趙
美妻王夫歿不改適舅欲以族子與繼婚堅不聽迫
之自經歿甄城丁從信妻李年二十寡父母迫嫁之
走詣夫冢木欲自縊不得還入室更新衣自經歿磁
州李馬兒女少寡勢家欲奪之詣夫墓哭自經歿旌
表門
江文鑄妻范氏奉化人婚之夕未合巹而夫暴歿悲
曰我則既入門矣入江門則江婦豈復有行哉撫諸
子如己子終不還

天曆初兵掠河南洛陽趙彬妻朱被執逼與亂不可兵怒提戟撻辱之度不免紿之曰舍後井旁有瘞金當發以遺汝信之踵之行抱三歲女赴井死僉師汪氏女被兵執投淵死龍溪陳瑒才妻蔡氏自沈死龍泉湯輝妻張氏刺乃夫湯二女以父母見殺觸刃死順寧地震臺叔齡屋壞壓不能興會火作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既妻曰吾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劉謂夫妹曰汝兄死吾無用復生自投火中死

天台二節者杜思綱妻陶宗媛及女弟宗婉若弟秘書監陶諠妻王也初思綱娶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

陶爲繼室生一女而愚綱卒宗媛不再適奉姑謹視
前室子如所生長育婚嫁之矣元季亂台嶽於盜宗
媛護姑匿不忍去爲盜兵所縶驅之行不聽剚刃于
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死是日宗婉歸周本亦死
方急時詛妻抱子長出走已力竭謂傅母曰兒存吾
不死矣赴南隣杜氏井死當是時歙人羅宣明散家
貲募兵保鄉井妻盡捐奩中資相之盜犯歙宣明謂
妻曰我素負殺賊名盜必屠我家汝從行毋留蔣曰
婦人在軍中氣不揚妾有兄弟在香山砦可守也灑
泣別無何歙賊陷賊聞宣明妻卒在香山悉力攻蔣

兇家將觴命蒼頭縢具酹飽以三子屬蒼頭曰我蒼
不受辱必決矣不可使羅氏無後汝護三兒還生翁
言訖出遇賊巖崖上赴崖下死焉長子及蒼頭縢皆
遇害寇退蔣從子志道從積屍中縋崖下見貞婦如
生傷有衣篋類有物　勤啓視之幼子也抱以歸

謝烈婦帝娄蘭溪吳履妻也金華人年十三適履勤
禮甚謹非其志不行履貪常客游謝奉舅姑舉賓祭
必共盜破睦州謝謂履曰盜得睦必東寇妾衰瘦如
柴且暮盜且至吾不能挈諸幼遠遁決矣及今買舟
東下儻免乎履貧寡難於行曰勿恐有履在謝恚曰

不避盡歸我母家母家有深池即有急有死所可無辱也已屢出城南謝丁寧語如初屢未反蘭溪兵潰東奔者不絕雞再號謝爰攜扶幼女出走賸以小兒從厥明力憊甚手牽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若死而死耳身不可失也避入金華山中賸棄小兒道上逃去已赤幟徧山谷呼嘯擄女婦謝度不免力捫蘿上抱女下投崖死屢歸求之浹日始得厥母與女相向貌如生宋景濂傳之曰戊戌之變濂女弟婺亦秉節沉淵死胡仲申翰曰嵊人裔淵妻張貫誠妻宋亦溺死猶皆曰儒家有所聞至姜女董婦皆

里巷祗女婦耳亦死其張氏家僮編伍業牧圉一旦
聞難妻死二女從死幼未笄亦死而天台狄恒妻徐
被盜執紿賊取水飲自沉死吳氏婦以梅塘水絜且
深沉焉後數日得屍雖盛暑如生新昌史周如砥女
不屈死是時台浙諸婦卓犖見紀載如此者則文獻
在金華故也

鄭宜人羅氏名好安信州弋陽人幼誦烈女傳甚習
年二十歸同里鄭琪琪家世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
無間言琪以功擢鉛山州判官羅得封已信州陷羅
度弋陽近必不免取所佩刀淬鋒之兵至自刎死

州萬戶府知事劉文興妻王建康人從文興於漳盜
攻漳文興戰疾力死之王被執給賊收夫骸請從積
柴負夫屍靜焉火既烈歸自投火中賊陷長樂柯婦
陳被執罵賊死父卧病見女至呼不應駭之已有自
賊中歸者言死狀乃知非人也明日屍逆流上夫屍
歸斂焉房山陷房山王士明妻李與其女俱死李婦
劉遇賊饑烹其夫請代得烹死元末亂官軍復嚴州
而縱掠戚平俞士淵妻童身翼姑抱護之不去諸惡
殺之去焉不忍刃斷其左臂愈不屈復斷其右臂如
初詈惡乃破其面而去乃遂死始童事姑孝姑難事

寡愚童順事不拂卒死其難
高郵有張女以艷聞匿複室中賊得其父毋劫致之
女不得已出拜賊賊喜呼其父毋爲丈人媪授資焉
以女行女辭去度稍遠赴水死盜陷浦城執徐嗣源
欲殺之女請代舍之以女行徐題詩桂林橋赴水死
松陽周婦毛罵賊死汴梁丁尙賢妻李與其家並死
儒士李讓女順兒自經死紹興吳守正妻禹抱幼女
自沉死張士誠陷諸暨王琪妻蔡避兵長寧山賊猝
至造楮鏹方沸蹈其中死破杭州黃仲起妻朱與其
女俱死妾馮從死仲起弟婦蔡抱幼子與乳毋湯自

經死傳興焦士廉妻王被盜執船曰冢墓田有藏金可取之王至墓所哭曰得死所矣與妾桂皆死紹興兵變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蒙與妻韓並縊死女池奴年十七聞之泣投崖死龍泉季說妻何亦死溧水袁女少失父獨與母嚴居家極貧母病癱卧床者數年矣女奉養周盡至正中兵燔其里鄰婦呼避火女曰我有母何可避入室抱其母燔死山陰徐允讓妻潘賊至夫代舅得死潘紿盜請得焚夫尸火熾赴火死陳淑真富州陳璧女也璧儒者避亂之隆興陳友諒寇隆興淑真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曰吾絕絃

於斯乎父母惟問之叔眞曰城陷必辱不如死也明日陸興陷溺東湖水中水淺不能死賊抽矢脇之不聽中矢死同郡李宗顧妻夏亦儒家女賊至赴井死劉氏二女子登樓自經死婢鄭奴從死陷茶陵于同祖妻曹與夫訣自刭死妾李鸞抱持之不捨且迫夕竟死冀寧李弘益妻申念不欲以身故爲弘益累先事死弘益再娶安而卒安薰沐從死河東亂監察御史張訥妻劉嚚發貲給家人若子婦死焉宣慰副使李羅妻高麗人聞夫死積薪塞戶外自焚死大同張思孝妻爲貊高兵所執不屈死婦劉伏姑屍罵不絕

亦死狀元張棟妻王遇盜赴井死姑哭之慟隨俱死
宗王黑閭女遇難自縊死進士安志道妻劉罵賊斷
舌死大都陷詳定使程徐妻金抱子女没井死有趙
榲者與其婦盐高徐謀決死趙自經諸婦四人諸孫
男女六人衆妾三人各並死徐猱妻岳及册王二女
一子赴火死永平王宗仁詳妻攜一女赴水死賊陷
太原行省參政王時妻安與妾李赴井死太原人王
履謙妻齊與一妻二女二孫女避亂巖谷中賊至投
崖死大寧陷帥鐵木兒不花之妻也先忽都與妻王
蓮罵賊死賊犯陵州州人呂彥能集家人謀所如往

有姊嫠居泣曰吾瞿夫二十年又不幸無子今往何之吾死已夫出赴井死妻劉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亂離君可往妾不負君無往矣亦死二女二孫女及子婦王皆從死盜寇濟南濟南劉公翼妻謝辯條自經死趙洗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公之從兄女也紅巾陷遼陽洗為儒學提舉避亂匿資善寺以此賊死許未之知也賊甘言誘之不可刃刼之不可已知其夫死仆地哭罵曰吾毋死于賊吾女兄亦死賊今吾夫又死焉吾得報汝當臨汝忍從汝乎罵不絶口死至元中渤海劉平者戍棗陽攜家行至

沙河夜車宿河傍有虎至銜羊去妻閃亟起追及之持虎足呼車中兒急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車死至大中建德王女父出耘遇豹豹搏之女聞父號呼聲走趨救以父所耘鋤擊豹腦殺之父得生餘杭滋女虎嘯母女逐驅之竟全母建寧方寧妻官夫爲虎所得奮擊虎全夫骸而歸俱旌當元時夫亡守志極貞白不改適得旌者燕人張買奴妻王焉翊王義妻盧雎陽劉澤妻解樂平楊三妻張其夫死從死者遼陽李君進妻王湖州同耶律忽都知不花妻移剌氏大寧爾妻趙濱州惠高妻李汴人孟志剛妻朱欽州

曹德妻侯雷州朱克彬妻周無慮百十以其夫顯著志養舅姑盡孝終喪襄事盡禮者冀人宋仲榮妻梁懷人孟妻何新建鄭妻丁渤海李妻劉氏之倫史具有傳嗚呼胡元以北狄主中國民彝大斁亂而史紀節行特著胡俗子收父妾弟于兄妻不恥恧脫脫尼雅吉剌氏李世安妻王只際花真妻蒙古具以死自全節貞不性生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二

經濟編

人類

賢婦人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巳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illegible]

饋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鱉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

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闈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

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慭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荊

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復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
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
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
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
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
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
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

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可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

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

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

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卽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于官四子以毋非所生憎毁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毋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毋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毋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毋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毋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怪異其毋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

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規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荅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輜軿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

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翊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取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

怪其如此覽客覘復無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彊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

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

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

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暱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秦箏患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痛賞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

張宣子以女妻劉殷宣子家富于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

感紫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達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祖姑王每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二白鳩巢以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徹

所臥薪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餚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桓玄常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悵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

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女可賣亦當不惜况貲財乎遂傾貲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凱妻云氏昨夢殊不祥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月藏厥凱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線以絳與衵遂得數十人二被服赫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五一逞攝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奇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謨百官品秩備于此

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

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劉聰妾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服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鵠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鵠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

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請陛下宜賞廷尉以美爵酬之尉以列土如何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群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内輔如此后朕無憂矣

陳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擒之斬于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為侍郎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

如刺史之儀

唐代宗時嚴武三鎭劒南厚賦歛以窮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卒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

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

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䟦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絶勍爲梯棧上圍之

廖匡齊戰歿楚王希範遣使弔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後周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

夫人可以勸家人

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逢妻鄭國夫人鄧氏陋而剛決善治生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

之

宋太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饔饍之節章獻太后賞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仁宗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罰齎賜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

聞帝促駕往視夫至而主卒乃卽主堂易服奠哭謚

獻穆

妬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知王以巳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

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袖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袖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袖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